

獨幕話劇

早 晨

趙羽翀 陶 怡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瀋陽

內 容 提 要

「早晨」通過新社員馬占芳夫婦在入社後，仍想佔用入社土地種瓜的故事，批判了某些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只顧自己不顧整體的個人主義思想。在我們大力向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教育的今天，這個劇本，是具有教育作用的。

此劇短小精悍，語言生動，對於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思想的揭露與批判，都很細膩深刻，生活氣息也很濃厚。

早 晨

趙羽翔 陶 怡 著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瀋陽市馬路街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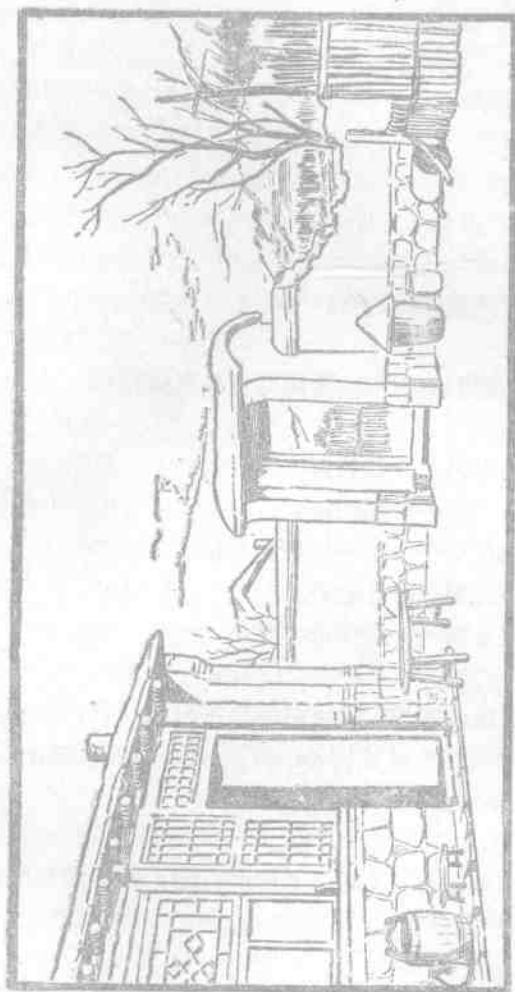
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—號

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

開本：4166·787×1092 1/32 1印張·20,000字

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5,096 定價：1,100元



時 間:

春耕播種開始時。

地 點:

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馬占芳家。

人 物:

馬占芳——新社員。

馬 妻——主任妹。

楊得貴——第一生產隊長。

張殿福——老社員。

陳永興——合作社主任。

佈 景:

普通的農家院落。左邊是住房的一角，和通往後院的走道；右後方有通往街外的院門。從垣牆望出去，可以看到農村的早春景象。

幕 啓:

天剛放亮。遠處傳來幾聲雞啼，伴隨着鳥唱驢鳴，顯出一派清晨氣氛。

(少頃。馬妻繫着圍裙由房後上。)

馬 妻：這些該死的雞，又把窩撞開跑了，那隻一頓餵和咕咕

頭，都該今兒個下蛋，這一跑，不知又把蛋拉拉到哪兒去了。真沒治，這幫死東西！……（向屋內）金生子他爹！你就不能出來幫我去找找！（無反應）金生子他爹！啞巴啦！你怎不出聲？

馬占芳：（不慌不忙地出現在門口）昨晚咋不把雞窩關好呢？

馬妻：啥都指望着我，你是來的客？我起這麼早做飯，你就連個小雞都不管管，這些日子丟了多少蛋了！趕明兒個，油瓶倒了，你還得繞着走了。家裏的事，你就不能伸伸手？

馬占芳：咳呀！別抓住旋風就是鬼啦！什麼事兒都是你的理。（無奈地走向後院嘎雞）咕……咕……

馬妻：你看，太陽都出這麼高了！還說早點兒把家裏拾掇完了下地呢，真是……（向屋內走去。）

（陳永興推門上。）

陳永興：占芳！占芳！

馬妻：誰？是哥哥呀！你可真早啊！

陳永興：不早了！都到地裏走一遍了。

馬妻：有什麼事嗎？進來坐吧！

陳永興：沒啥事！我看看你們做飯了沒有，早點兒吃飯可別誤了下地呀！你們是新社員，什麼事總得招呼着你們點。

馬妻：哥！我們早就把飯吃了，你放心吧！不會給你這作主任的丟臉！

陳永興：哎——給我丟什麼臉，農業生產合作社，也不是咱一家的事……嗯！你還沒學習好哇。（要走。）

馬妻：我知道！這會兒大夥齊心多出點兒力，到秋多分糧。多勞多得……

陳永興：你看！說你沒學習好，你還不服氣，你就只記住眼前現得好處這一半兒，建設社會主義那一半道理你一點兒沒聽

進去！

馬 妻：這話誰不知道，我聽的耳朵都快出繭子了。

陳永興：得！知道就更好，那就看你們的了！我去檢查一下分配的活兒。你快把家裏的事兒歸整好，聽着打鐘就下地去。

馬 妻：哥！你到屋裏呆會兒吧，我想……（把話吞回去了。）

陳永興：有什麼事嗎？

馬 妻：嗯……也沒什麼要緊的事。

陳永興：沒有？（好像察覺了什麼問題）那麼，好吧！我找找楊隊長去。（說着走了，但還聽到他關心的問着）噢！那豆種你挑完了吧，等會兒叫張殿福來揀去！

馬 妻：唉！真是，又就誤了太半天……（進屋去，在屋裏喊起來）你咋這半天連個鋤頭也沒安好呢？（拿着鋤頭、鋤槓，走出來。）

（馬占芳在後院的聲音：「現我的鋤槓……咕咕……」叫着走上。）

馬 妻：剛才我哥來檢查咱吃飯了沒有，怕咱誤了下地，還不快點兒趕早到白樺樹……（弄鋤。）

馬占芳：我看咱那西瓜還是別種啦！

馬 妻：看你這號人，昨晚上不都核計好了嗎！咋又變卦了呢。（把鋤扔下。）

馬占芳：（心不在焉）倒不是變卦……（看了看手裏的瓢，又想起了雞）咕咕……不定跑到哪兒去了呢。

馬 妻：像根旗杆似的，就不會動彈動彈！（賭氣把瓢從馬占芳手裏拿過來）咕咕……

馬占芳：我尋思着，要不然等把社裏的大田忙完了，再張羅咱們的瓜地……

馬 妻：咋的？（直衝着馬占芳走過來）「山青葫蘆，地青瓜」，這會兒都是什麼時候了，再說瓜果兩頭青，早種早下來，不賣個好

價錢!

馬占芳:咱是新入社,啥規矩都不懂,楊隊長已經特別照顧咱了,別叫人家說咱「隔路」。再說主任是我大舅子,要是叫人家知道咱還私下裏搞小家底,多對不起人哪!

馬 妻:得了,得了!別意意思思的啦!要吃又怕燙着!咱們不偷人、不搶人的。起個早貪點黑,種點香瓜、西瓜的,這也是多勞多得嘛!(把鉢頭給馬占芳)又有什麼對不起人的!

馬占芳:可是咱的地和人都入了社啦!

馬 妻:南山坡白樺樹底下那塊地,社裏沒用嘛!叫它荒了,還不是白荒!再說咱們已經求爺爺告奶奶的請人家給給出來了,還欠着人家人情呢!我看不種倒對不起人哪!真是!好不容易「討換」(尋找的意思)着點兒香瓜籽,不白廢了!(果斷地)反正弄到手就得吃到口。

馬占芳:(腳躑着)一股腸子八下扯!去年單幹的時候,一場水災,啥也沒剩下。今年入了社,再不好好幹,那不光是不能為社多打糧食,我看咱也够噲……

馬 妻:就是呀!咱自個再不打點兒小算盤,我看到時候咋整。

馬占芳:再怎麼說,也得對得起大夥,別叫人家說出什麼不好來。

馬 妻:看你前怕狼後怕虎的,能幹出點啥來!我看社裏那麼多人,也不差你這麼一把手,再說日子長着呢,憑你這把手兒,只要使把勁兒,什麼活補不出來!

馬占芳:可是……

馬 妻:(進一步勸說)你沒聽說,去年從城裏來這塊參觀的什麼大學、中學,一來就是一二百號人,瓜果都是一搶就賣完了。今年社擴大了,還能少來咋的,這點西瓜、香瓜,不出瓜地還

不就完了。這個現得利的買賣上哪兒找去？再說缺個零錢啥的先說不用犯愁……你心裏咋就沒這個小九九呢。

馬占芳：（有些被說服）你照量着辦吧，到時候不挨餓就行。

馬妻：天生的窮骨頭。別像扛大活那時候似的，窩窩囊囊的！這幾年你也不知咋翻的身？（責備地）人家都是外邊有個抓錢的手，家裏有個聚錢的斗。你可倒好，啥事也沒個主見。我要是外邊掙塊板，家裏丟扇門的老娘們，咱這家可就有好戲唱了！

馬占芳：那就別耽誤時候啦！該咋辦就咋辦吧！

馬妻：早就應該這樣。快把鋤頭收拾好，再把瓜籽找出來。我把家裏的事安置好，咱就種瓜去。

馬占芳：那就快點！（拿起鋤頭進屋去。）

馬妻：（想起了小雞）哎呀！小雞還沒抓回來呢！（向屋內）金生子！今兒個別上學了，在家抱孩子，就便看着那隻一根翎跟咕咕頭，別再把蛋丟啦！（拿過水桶舀泔水）金生子！給我端半簸箕糠來！（無人應）金生子！把糠端點來！多會兒也沒個快當勁兒。真隨你們老馬家那個根。（仍無人應，伏窗向內望）你聽見沒有哇？

（馬占芳在內應：L上學去啦！）

馬妻：（一頓）什麼？

（馬占芳聲：L上學去啦！）

馬妻：（把桶一擡）真氣死人，你還能幹啥？這麼會兒工夫就把他放跑了！

馬占芳：（手拿着空簸箕由內上）學校要考試了，留，你還能留住他咋的。

馬妻：（生氣地）那孩子誰看哪？小崽子粘手不離懷的，這地咋下吧？

馬占芳：正在這關口上就誤了他，老師也不能讓啊！

馬 妻：就誤一天能少認幾個字！走多半天了？

馬占芳：就才剛你上房後那個工夫。

馬 妻：你看你，我打算的好好的，全指望着他在家呢！這可倒好，……快去把他攆回來吧。

馬占芳：早該到學校了。

馬 妻：哎呀！不會，他每天都到隔壁找二丫頭那孩子一塊上學，快到她家看看去！

馬占芳：都啥時候了，我看，來不及今天就別種瓜去了……

馬 妻：看你又來了……（把桶塞在馬占芳手裏）你快把豬餵餵吧，指你啥都完了！

（馬占芳進屋取糠。楊得貴口裏嚼着乾糧，邊走邊吃，匆匆上。在門口正遇馬妻急下，楊得貴往旁一閃，頭碰在門框上；馬妻也忙一閃，險些跌倒。）

馬 妻：這個愣種，你瞎啦？

楊得貴：（忙來個舉手禮，然後摸摸腦袋）你看這咋說的，我瞎你還瞎！

馬 妻：（囑罵地）誰家的野馬不帶籠頭，扒開眼睛就可處跑哇！（說着匆匆跑下。）

楊得貴：（莫名其妙地）馬大嫂！馬大嫂！（笑。又摸摸腦袋）比不帶籠頭跑的還快！（馬占芳以簸箕端糠上）喂！馬大哥，快點，不好了！

馬占芳：（驚疑地）啥事？

楊得貴：嫂子跑了！（指馬妻跑下的方向）你看！

馬占芳：嘿！我當啥大不了的事呢！

楊得貴：這事還小的了，你還不知道？嫂子可不是大話聊天，沒心少肺的瞎忙活，她這一跑哇，不是去搶個月亮也得抓個星星。

馬占芳：得了，[楊大嚷]別嚷了！你們倆嘴頭都差不多，一個好[嚷]一個好[說]……

楊得貴：你還管我叫[大嚷]呢！因為好嚷，主任說我好幾回了，什麼事不能淨嚷嚷。哎！對了，我要學學你這悶頭幹的勁頭，也要學學嫂子那個小算盤。

馬占芳：有啥好學的！

楊得貴：對！咱可不學她那淨往裏打的如意小算盤！要學陳主任那社會主義……

馬占芳：別扯了，我得把豬餵上哦！（欲下。）

楊得貴：喂，你咋還幹老娘們兒活呢！回來！我還有正文沒講呢，吃了飯沒有？該準備下地了，今個你和張殿福換換……

馬占芳：（感到突然）幹啥？

楊得貴：到播種機上去。

馬占芳：我說隊長，那……那不行……（忙把簸箕放回炕旁。）

楊得貴：你看你這人，往常那股幹勁哪兒去了？

馬占芳：那——那[傢伙]我沒使喚過！

楊得貴：哪有三天的[力巴]。哎！那天你不是學着整來着嗎？我看你整的還不錯呢，牽套唄！有啥難的！

馬占芳：我不比你們，都是熟手，我怕我整不好那玩藝兒。

楊得貴：你別意意思思的。我知道你只要悶頭一幹，準行。就這麼的吧。（欲下。）

馬占芳：那我一走，笨犂就剩老楊一個人也不能幹啊！

楊得貴：他上縣取樹籽去了。

馬占芳：看看還是換換別人吧。

楊得貴：下十多天雨，好容易打開天頭了，得忙活一陣子好的呢；一個蘿蔔頂一個坑的時候，換誰呀？

馬占芳：這——這咋說的……

楊得貴：（邊說邊下）別像有啥掛心鈎似的，（回過頭來，玩笑地）嫂子跑不了。

馬 妻：（上）咋的？

楊得貴：甯！這可真是冤家路窄，說說碰上啦，這回咱躲着你走……

馬 妻：該死的！

楊得貴：別「該死的」、「小挨刀的」、「瘟大災的」——老娘們就會說這幾句話……

馬 妻：你咋不爛掉舌頭呢！

（馬占芳在一旁發愣。）

楊得貴：（看看馬妻）大哥怕你跑了呢！（向馬占芳）這回放心了吧？快準備一下好到播種機上去。

馬 妻：喂！回來，回來，你叫他上哪兒去？

楊得貴：張殿福老婆生孩子了，換他跟播種機牽套去。

馬 妻：他老婆生孩子了，他還生孩子啦？

楊得貴：五十多歲，頭一個兒子，家裏又沒啥人，咱不能不照顧照顧啊！

馬 妻：呵——照顧照顧！（乾脆地）那好吧！一會兒他就去。

楊得貴：你看，還得說嫂子。（下。）

馬占芳：沒找回金生子來？

馬 妻：還說呢，今個誰家孩子他也沒找，就跑學校去了。等回來看我暴不暴揍他一頓的。

馬占芳：依我看，我還是下地吧！

馬 妻：下什麼地？

馬占芳：剛才你不是答應隊長叫我去替張殿福，給播種機牽套

去嗎？

馬 妻：土命人，可倒心實，我叫你上瓜地！

馬占芳：那你答應他幹啥，還不叫我坐蠟嗎？

馬 妻：我哪答應他啦！還不是敷衍一下，你咋連個好壞人也分不出來呢，他能開面嗎？社裏的事比他家的事還釘的緊，咱們少跟他辦事。那天下雨我把社裏的小青驢子套上，就多拉了點苞米，叫他知道了，就急頭耷臉的跟我吵吵起來沒個完，我可也沒讓他那個勁。按理說，他這不是狗咬耗子——多管那份閒事！

馬占芳：我看人家倒不爲自個，倒真是實心實意的爲了社，挺積極的！

馬 妻：積極？他那是——三字經橫念——人性苟（狗），我哥哥當主任不比他積極，人家也知情懂理。

馬占芳：管咋說，人家是隊長啊，又是爲了大夥。社裏好壞也有咱一份，我看還是先別去種瓜了……

馬 妻：你咋又鬆套了呢？

（屋內傳出孩子哭聲。）

馬 妻：真是的，人家的孩子都能幫大人幹點啥，咱那金生子可倒好，連個孩子也不能給看。（邊說着，邊往屋裏走）真是，天可不早了，你快趁這會兒把豬餵餵，把瓜籽找出來，咱們就走！

馬占芳：孩子也不能沒人管哪！再說楊隊長已經交下了活兒，怎好不幹呢？

馬 妻：（抱着孩子從屋內出）這還要你操心，我把孩子送到我哥哥家去，就便跟他說說，社裏那麼多人手，還就差我們家的一個人？

馬占芳：陳主任對社裏的事兒更「叫真」，我看他不曾答應。

馬 妻：咳呀！是親三分向，自己的哥哥，我不比你知曉！你放心，他不會不答應。你沒聽人家合作社宣傳：多勞動，多生產，也是爲了建設社會主義呀。唉！你這人真是沒辦法，手底下的錢都不知道檢。（說着走出，還喊着）你可把豬餵上啊！

馬占芳：就是你「道眼」多，還沒等把瓜種到地裏，就把人折騰成這樣了。（稍停）咳！也說不定，要真的主任答應了，弄幾個錢也好。

（豬叫聲。馬占芳靜聽。）

（遠處傳來張殿福的喊聲：「劉丫！把挑好的豆種，送到楊隊長家去拌種育苗。我先把播種機整好，一會就來……」）

（馬占芳跑到門口仔細聽着。）

馬占芳：（回來高興地自語）張殿福沒在家侍候月子，整播種機去？（想着想着有興無盡，這時豬叫着）叫，叫！是個活物兒就知道爭吃的！（拿起簍與桶去餵豬。）

馬 妻：（空手上，進屋又返回）生他爹！

馬占芳：（在後院）嘎——嘎——嘎嘎嘎！

馬 妻：生他爹！

馬占芳：（在後院）嘎——嘎——嘎嘎嘎！嘎！

馬 妻：（大聲）生他爹，快！快走吧！

馬占芳：（幾乎與馬妻同時）等我添完這瓢食的……嘎——

馬 妻：快點吧！餵點就行了！別磨蹭了，快走吧！快呀！（進屋拿出鍋頭。）

馬占芳：（匆匆上）請好假啦？

馬 妻：誰也沒在家，把孩子交給小連弟了。

馬占芳：那咋整？行嗎？

馬 妻：咋不行？你沒聽楊大嘎說，笨犂上就剩你一個人了，還

能幹啥！給播種機牽套又不是咱的事，合作社能照顧張殿福侍候月子，就不能照顧咱搞生產了？

馬占芳：嗯！我剛聽張殿福在東頭跟劉了說，好像他還到播種機上去呢！

馬妻：他還到播種機上去？就更好哇，不用你替他。笨犂上又沒人，不正好是個空兒，這可真是天遂人願，這回我們可人不知鬼不曉的就把瓜種上了。

馬占芳：那玩藝兒是種在土裏，長在地上的，以後人家還不得知道嗎？

馬妻：顧不了那些啦，眼前能擋過去就行，等瓜秧出了土，誰還敢給割去！（放下鋤頭，把桶與簸箕接過，放在窗下）瓜籽在第二個抽屜裏呢。（見馬占芳下。走向大門外望望，馬占芳又上）看看！別拿錯了，我可真有點信不實你。（打開包）就算沒掏換着白糖罐，那玩藝兒下來的還早些……

（張殿福喜氣洋洋地上，手裏拿條新麻袋。）

張殿福：（沒聽清馬妻的話）這麼早幹啥去？

馬妻：（一驚，忙把紙包包好，裝兜裏）……啊！

張殿福：你說什麼小罐兒……還早啊？

（馬占芳不安地欲語。）

馬妻：啊——我是說在後院牆根那塊地上，種點不爬蔓（讀蔓兒）的豆角……

張殿福：啊——那玩藝兒下來的是早啊！

馬占芳：啊！早啊！

張殿福：我尋思有啥背人的事呢？

馬妻：有啥背人的！豆角籽在兜呢，鋤頭放哪兒了，一會再攪瓢端點小白豆，起早就把它種上啦，省着揪心。

張殿福：別人的秧棵還都沒顧得種呢！

馬 妻：咳！「菜頂三分糧，沒菜餓的慌」。起點早，不早都種上啦！

張殿福：還是你算計的周到啊。

馬 妻：居家過日子沒個算計，還不得受大窮啊！如今不啥都講計劃嗎？

馬占芳：（半天插不上嘴，忽然想起）哎，聽說大嫂子生孩子啦，大喜呀！

張殿福：（笑得閉不上嘴）有啥喜的！嘿嘿……

馬 妻：（敷衍地）大喜、小喜呀？

張殿福：給養了個小子呢。

馬占芳：那可真是大喜。又添了個勞動力！

馬 妻：可也是，如今晚丫頭小子一個樣，都能作事啦，能掙錢就是好兒女唄！要真是好了頭也不次於小子啊，像我們生兒他爹這樣男人，還真不如一個有章程的老娘們呢！

張殿福：嘿！叫你說的……大兄弟人雖說是「老實八腳」的，可地裏活哪一樣不都挺能幹哪！

馬 妻：光能幹當啥！哪能跟你比呀！看你家日子過的該多「火爆」哇！你大兄弟雖說是能賣力氣，心眼好使，可是沒「心計」。

張殿福：「心計」？一個人有啥「心計」，沒聽說三個臭皮匠湊個諸葛亮？講個新名詞兒：就是要靠集體呀！說句笑話，連我娶老婆添兒子也靠的是集體呀！

馬 妻：得了吧！別扯啦！（看馬占芳一眼，示意要他抽身出去。）

馬占芳：看你這話說的！得兒子也靠大夥？

張殿福：哎！你別笑，還有啥不信的！我去年娶你嫂子，人家是

衝着合作社呀！要衝着我這光桿老頭子，人家就嫁咱了？老婆都要不上，還哪兒去生兒子，這還不是靠了集體？

馬占芳：別看大哥這張嘴，學的還……

馬 妻：（着急地）好了，別扯了，大嫂子嫁給你還不是看你俏皮，衝什麼合作社，合作社也不是你開的，也不是你的家當。（張殿福剛要插嘴）好了，大哥！我們還要早點下地……

張殿福：別忙，合作社還沒打鐘呢！要積極也得要「集體」呀！咱合作社……對了！你說合作社不是我一個人的，可也有我一份呀！咱要不是加入合作社走毛主席的合作化的道兒，咋能有今天這日子——像剛冒山兒的日頭，眼瞧着高！

（馬妻拿起鋪頭，剛要打斷他的話，但被張殿福攔住）。

張殿福：你別忙，我告訴你，這會的日子真是要吃有吃，要穿有穿，要老婆有老婆，要兒子有兒子，……

馬占芳：看你得了兒子，樂的這個樣兒！

馬 妻：你還瞎扯什麼，還下地不啦！大哥，你高興不打緊，就不怕就誤幹活了。

張殿福：可不，我盡顧高興了，我還尋思我這一輩子算絕後了呢！可誰想到五十一得兒子呢。

馬占芳：這你可知足了。

張殿福：知足？那還早呢！越這樣越得往前奔哪！誰講話：還要爲了下一輩人哪。不能只管眼下，不能就看見自己眼皮子底下那點……

馬 妻：你別儘管說你自個了，大早起來還要幹點活……

張殿福：是呀！可不是你大哥往臉上貼金哪！楊隊長今兒跟我說：你五十多歲得個大兒子，家裏又沒人手，你就……

馬 妻：你來就是爲跟俺報喜……